

廣東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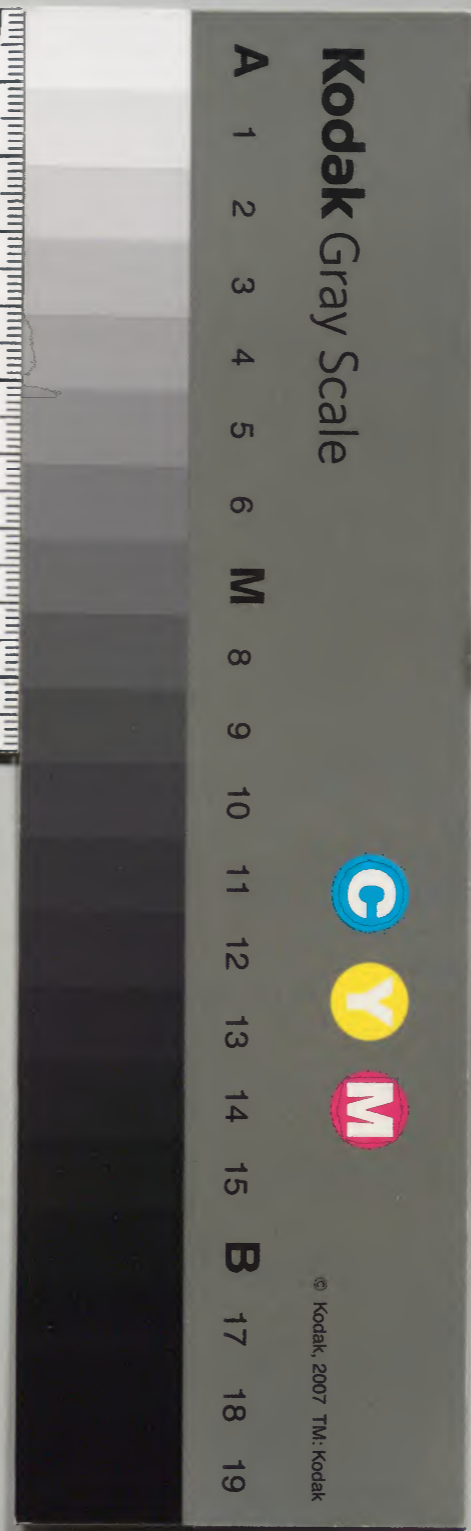
卷六十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四一〇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類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二九四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類		
(九五五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559)	
函號	291	97

五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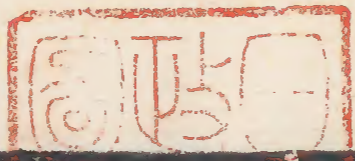
廣東通志卷第六十四

淺草文庫

外志一

僊釋

神僊本道家者流其說始盛於秦漢觀劉向因阮倉所記者論言天地造靈洞虛陽精主外陰精主內精氣上下經緯人物草木不死者萬數何怪於有僊耶向儒者其篤信乃如此釋氏雖濫觴永明然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蓋晉趙王度之議云或謂一氏之言多出於大易夫易言有無神妙蓋著之德耳實以前民用而冒天下之道也豈靈寂者倫耶嶺南僻遠中土



談僊則宗鮑葛言禪則主達磨其言徧天下而輔  
星止觀之說道若相為謀者厥後南宗北派互相  
詆訶流別日遠淳漓迥異世之援儒入墨者樂其  
高虛簡徑溺而不返曰吾師之弟子西方之聖人  
塗民耳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丹詮梵筴流布彌  
廣精廬玄壻托諸名勝亦不得而盡去之也因為  
外志以別之倣晉史載記之例而有其廢者不復  
紀錄則歐陽氏修本之意云

秦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  
歲翁秦始皇帝東遊請是與語三日三夜乃異之賜

金璧度數千萬出阜鄉亭皆置而去以赤玉舄一輛  
為報日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帝即遣徐市盧  
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立祠  
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齊人李少君自言少好道入  
泰山採藥脩絕穀遯世全身之術道未成而病困於  
山林中遇安期生叩頭乞活安期生憫其有至心而  
被病當死乃與神樓散一七服之即起少君於是求  
給奴役師事之遂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  
太行西遊玉門周流五岳往返江川者數十年一旦  
告曰我被玄洲召即日當行汝未應隨我今當捨去

也須更有乘龍虎導數百人來迎安期生乘羽車昇  
天少君遂還臨淄市壽數百歲相傳蓬萊山三島浮  
山其一也安期生在羅浮時嘗采澗中菖蒲服之至  
今故老指菖蒲澗爲飛昇處晉郭元祖列仙傳贊寥  
寥安期虛質高清真光適性保氣延生聊娛秦始遺  
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冷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  
而尊事之嘗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采  
諸賁隅之東有累世見之者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  
焉列僊傳贊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

綏怡怡柔顏代代同輝道播東南奕世莫違

漢東郭延字幼平一字延年山陽人也自秦時隱居  
增城山數百歲如壯者愛嗇精神不極視大言常服  
靈飛散自云得之李少君煉服九鼎丹能在暗空中  
夜書又身光遠照小物見其采色能役使鬼神一旦  
數十人乘虎豹來迎之延遂詣崑崙山仙去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少爲郡佐負笈至太學受業明  
經術災異晚爲交趾太守漢末棄官入增城山中學  
道遇東郭延師事之延教俊九精煉氣輔星存心之  
術復與神丹刀圭俊服之成道在東華宮中爲北河

司命

朱靈芝者其先大宛人後徙北谷師事太素真人受青精飢飯方餌之能一日九食亦能終歲不饑棄捐妻孥來隱居羅浮脩煉太清神丹九鼎功成日服一銖內視伏氣者三十年人稱青精先生白日昇天而去爲太極僊卿治朱明耀真洞天其棲息處有朱子庵又有朝斗壇焉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祿里先生授隱僊靈寶方書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僊去居羅浮受命治泉源福地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累遷至中散大夫博學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桓帝嗣位聞之連詔不出使郡國上載以至京師召問低頭不荅詔乃題宮門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惡之同郡故太尉陳耽爲方平駕道室旦夕事之方平在耽家四十餘年後語耽曰吾當去明日日中發至期果卒耽知仙去曰先生捨我矣上昇爲西城捻直統攝萬神常居崑崙山往來羅浮及句曲惟乘一黃麟十數侍者山海神皆奉迎拜謁爲人黃色少髭長短中人冠遠遊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劍人

多見之漢末衡山張正禮者受方平虹景丹法患丹砂難得去廣州爲道士遂得內外洞徹砂兼脩守一之法仙去飈室爲上僊

董奉字君異候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年少作本縣長見君異年三十餘不知有道也罷去五十餘年復爲他職行經候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君異亦往顏色如昔了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無有道也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吾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君異曰偶爾耳士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異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令人舉死人頭

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寸獄獄各一戶戶絕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聞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士燮急開出之門人以鋪榻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旣活乃爲君異起高樓於中庭君異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少飲酒一日三爲君異設之君異輒來就燮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

來到座不覺其下上樓亦爾如此一年從燹末去燹  
涕泣晉之不許燹問曰君欲何所之當具大船也君  
異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燹即爲具之至明日日  
中時君異死燹使人殯埋之七日人有從容昌來見  
君異曰謝士侯好自愛重燹乃開視君異棺中但見  
一帛一函畫作人形一面冊書符君異後還廬山下  
廣州記董奉與士燹同處數載思欲還豫章燹情  
居拘番不能免乃托以病死燹開棺看乃是茆人  
其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行房  
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  
有近効治病不用針灸湯藥自言嘗與本師姓韓字

雅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在人間  
三百餘歲乃入王屋山僊去也

康容道士也漢末隱韶州芙蓉山鍊丹昇僊山半有  
菴丹竈遺址尚存滄陽有方七千者於果業寺東嶺  
鍊金變形羽服登僊石座丹竈存焉見唐元傑洞谷  
銘又五代時有黃步松者隱身不仕嘗脩煉山中遇  
葛仙點悟丹成羽化而去後人名其所居曰遇僊洞  
即今之南山寺也南漢鍾允章碧落洞天雲華御室  
記云有一道流欽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  
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蹤躡雲西舉令

野人且仗火延神秘丹於靈府豈野人即步松耶  
吳盧毓仕爲廣州治中少栖儒術善解雲飛每夕輒  
凌雲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化爲白  
鵠至閣前迴翔下司威儀者以石擲之得隻履毓驚  
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刺史步騭惡之以狀聞  
孫權命誅之後隲門忽有字曰珠門珠門國難存無  
射年欲知此書盧毓還削之隨削字更生後隲子聞  
果被族誅乃知珠即誅也

晉鮑靚字太玄上黨人漢司隸宣之後年五歲語父  
毋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訪得李  
氏推問皆符驗靚稟性清慧學通經史脩身養性端  
動不犯聞人之惡如犯家諱明天文河洛書人多從  
受業揚道化物號曰儒林太興元年遇陰長生授以  
神丹尸解之法稍遷南陽中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  
部入海遇風饑取白石煮食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  
刺史入厠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  
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竟飛上天機尋誅  
死靚以女妻葛洪洪居羅浮靚晝臨民政夜常往來  
山中或語論達旦騰空而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  
雙燕往還或怪而候之則雙履也後還丹陽年百餘



歲卒于石子岡蘇峻之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  
賊欲取刀聞左右有兵馬聲乃驚走賊平之後收刀  
復葬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粗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  
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  
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  
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  
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  
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絀祠中後徙臨漳昭  
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爲禪室常

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資問  
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  
蜜薑桂茯苓之氣時服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  
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其神佛圖澄曰  
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  
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初至京師後入羅浮  
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  
置尸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南海太守袁宏與弟  
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  
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

乃為之贅康弘復撰道人傳云

潘茂潘州人末嘉中入山遇道士奕某立觀於傍久之道士顧謂之曰子亦識此否對曰入猶蛇竇出似鴈行道士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生命門輪齊日月胸血未滅心影不偏脩煉則可輕舉授以黃精不死之丹後於東山採藥煉丹上昇之日鷄犬咸隨

記纂淵海以茂為潘希古

毛方電白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雨未作旱潦將至歲時豐歉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一旦隱迹不知所之人以為僊今舊縣東有毛山蓋其隱處也

梁盧者安定人嘗為曹掾棄之行默朝三元之法太清真入教以神丹使往名山擇明秀產靈物者丹乃可成盧聞羅浮本出蓬島乃自會稽南行三千里始至其山絕高惟居觀源洞尋藥脩煉丹成僊去

王佐字子陽太原祁人少知長生之道入中嶽遇武陵黃敬專行伏氣斷穀胎息內視傳受東郭幼平之道佐數求要言敬曰吾聞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勿以學我所為固請不止敬乃授以幼平之訣曰天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重在焉持朱庭指而搖之鍊身形消遣

三尸除死名容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佐  
受而行之南來遯居羅浮梁河東王巖羅浮銘曰梁  
盧王佐駕鶴驟鸞蓋指二人也

鮑姑靚之女也晉大興元年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  
生授變化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爲南海太守  
時葛洪亦以散騎常侍出爲勾漏令師事靚靚以姑  
嫁之其後姑與洪相次登僊至唐時人猶見其行灸  
於南海有崔煒者得其越井岡艾灼贅瘤無不愈者  
事見裴劍傳奇

宋任敦字尚隱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學道後宋元嘉

中居茅山南洞行步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召後鬼  
神隱身分形常居山舍虎狼不敢觸犯

隋蘇玄朗者不知何許人嘗學道於句曲得司命真  
秘遂成地僊生於晉太康時隋開皇中來居羅浮年  
已三百餘歲矣居青霞谷脩煉大丹自號青霞子作  
太清石壁記及所授茅君歌又發明太易丹道爲寶  
藏論弟子從遊者聞朱真人服芝得僊競論靈芝春  
青夏赤秋白冬黑惟黃芝獨產於崧高遠不可得玄  
朗笑曰靈芝在汝八景中盍向黃房求諸諺云天地  
之先無根靈草一意制度產成至寶此之謂也乃著

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內丹矣又以古文龍虎  
經周易參同契金碧潛通秘訣三書文繁義隱乃纂  
爲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歸神丹於心煉其言曰天  
地又大聖人象之精華存乎日月進退運乎水火是  
故性命雙脩內外一道龍虎寶鼎即身心也身爲爐  
鼎心爲神室津爲華池五金之中惟用天鉛陰中有  
陽是爲嬰兒即身中坎也八石之中惟用砂汞陽中  
有陰是爲姤女郎身中離也鉛結金體乃能生汞之  
白汞受金炁然後審砂之方中央戊巳是爲黃婆即  
心中意也火之居木水之處金皆本心神脾土猶黃

芽也脩治內外兩弦均平惟存乎真土之動靜而已  
真土者藥物之主斗柄者火候之樞白虎者鉛中之  
精華青龍者砂中之元氣鵲橋河車百刻上運華池  
神水四時逆流有爲之時無爲爲本自形中之神入  
神中之性此謂歸根復命猶金歸性初而稱還丹也  
內視九年道成冲舉而去谷中有伏虎石存焉嘉靖  
中土人耕治其地猶得銅盃一古劍一竟毀之  
唐王體靚郎王野人也同州人始遊羅浮山觀原未  
有室居縫紙爲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豹豹  
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

犁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觀原茶園村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尸埋于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或云野人旣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元和四年十一月李翱以節度掌書記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翱奉牲牢于山致命遂使斲木爲棺命將吏村人葬野人還于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上葬于此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武宗好談神僊集以山人進宣宗即位誅趙歸真遂流集於嶺南因居茲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目前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巖谷毒蛇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者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盤中有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畧無減嘗著太霞玉書十二篇其叙曰太上忘言其次立言流若卮言民斯蔽矣夫執形爲有累無往而可祛悟有爲無玄隨在而可詣故天地以無名爲妙本大道以抱一爲真詮應萬景而大象

無形體混成而神功不宰合符帝一起入太信之根  
胤玄宗風弘自元始之既道遥齊物則曰大鵬天籟華  
蓋隱玄則曰玉佩金璫得其意者象帝之先昧其真  
者墮身於劫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者能幾人斯  
我皇唐大曆之初集拙未明之塾忽石樓前洞若然  
中開眎我靈文成茲玉書結空粲以成篇洞幽寡於  
無朕凡我兆景慎勿以執形求也釐爲十有二章統  
以太霞蓋究厥守中之道原諸法象之宗云爾高上  
三元能妙一而不窮靈芝八景本在身而非外則此  
之所云皆爲芻狗其言皆道家樞要也後宣宗思之

大中十一年遣使召至長安召入問長生可致乎對  
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  
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所以致上壽者此道  
也况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盤覆白鵲試之時集  
方休于外謂中入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  
人不論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王陛謂上曰盤  
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  
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唇  
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鷄皮鮐背鬢髮皤然皆涕  
泣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萱菹荔枝花上

因語及集於袖出之二花各數百朵皆連枝葉鮮明  
芳潔如新折者又嘗棋子集曰臣山下所植味喻於  
此上嘆曰朕無緣得矣集取御前碧玉甌覆以寶盤  
頃得棋上食而甘之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取筆  
書四十年但十字上有一起上笑曰朕安望四十年  
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留數月求還山命中使送之  
能以桐竹按滿手葉悉成錢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  
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失  
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已歸羅浮矣初會昌中釋門  
沙汰僧道遙同其徒數人入山投謁以避歸俗之役

以雄黃數兩奉獻輒希丹藥集愍而允之遺丹二粒  
云可過兩甲子道遙餌之歸蜀自王衍變故後兩周  
丁亥殆一百二十四歲云

劉瞻小字宜哥桂陽人

今連州

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

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性饒裕氣業應  
未淨詎可強學道士曰能相帥乎曰何敢於是師事  
之隨入羅浮山與兄瞻俱讀書瞻山棲求道無巾裹  
鬃角布衣事道人爲文雄瞻而瞻性榮達瞻語瞻曰  
瞻必不第而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矣然慎  
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瞻曰神僊退遠難求秦皇漢

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瞻進士登科屢歷清  
顯及升輔相頗著調燮之稱俄謫嶺南行廣州朝臺  
泊舟江濱忽有鬃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  
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  
問形狀俱以對瞻驚嘆乃迎而見之瞻頰貌可一十  
來許瞻已皤然衰朽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  
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年今四十年矣瞻益  
感歎謂瞻曰可復脩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  
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  
是同舟行話平生隔闊一夕失瞻所在瞻乃南行卒  
於貶所今羅浮山中持有見之者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精通周易節操  
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  
愛石樓之景嘆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栖此以  
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住泊爾乃於山下結庵  
以居常餌黃精飧霞服氣數十年或出遊增城泉山  
布水之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  
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  
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庵竟  
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許碯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茅山天台委羽武夷霍童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蛾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蹈翻王母九霄觴群僊指點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僊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飲而去徐姑僊者北齊僕射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

百歲狀貌常如二十歲許善禁呪之術遊海內三江五岳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多宿巖麓林窟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強人數輩巧言挑侮姑輒叱之強輩憤怒欲刺以刃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蛇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其人喜以爲得志明曰姑理策出山其人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其人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敬若神無敢戲侮者初不知其所自出唐懿宗咸通初因謂白鶴觀道士

賈雲陶曰我先君歷仕北朝以方術聞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庇其福亦延年長生以此許之郎之才之女也

何儂姑增城人何泰女生而紫雲遶宅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顛其行如飛每朝去暮還則持山果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都虛觀會鄉人齊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僊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

爲何儂姑也代宗大曆又現身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翬具上其事於朝

徐氏女四會人世稱爲貞烈儂未嫁而夫死於虎乃歸夫家奉其舅姑三年父母欲奪其志遂潛遁貞山居於絕巖人所不至藝蔗芋蕉竹以自給親黨求之莫知所在人以爲儂去或日夜聞鍾磬之聲唐天寶中有梁進者採樵於山忽見棗樹大數圍懸巨鍾進撞之聲震山谷亟歸以告耆老相傳山至絕頂百餘里有人常至其山上有三池其一池水盈溢泄出其二則涸焉旁有巨石如壇側有竹不垂風至輒掃壇

石之上其半有土壇前有池遇旱禱雨輒應

盧眉娘生而眉綠人以眉娘呼之唐順宗朝南海貢之京師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僊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龍鳳之象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順宗嘆異之召入宮內謂之神姑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樂在宮掖遂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大師後數年不食尸解神化香氣滿堂室弟子將葬覺舉棺輕即徹

其蓋惟存舊履而已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嘗爲作逍遙傳

五代黃勵者不知何許人石晉時南漢據有百粵勵

爲禎州刺史今惠州是時劉氏淫刑峻法勵乃棄官入

羅浮水簾洞左築書院居焉亦自號曰黃野人嘗遇僊真授以丹法脩煉得道常服黃道衣繫皂條腰懸玉瓢每投藥抹病隨手輒愈成都有魚肉道人者生於宋大觀中兩手攣縮瘖不能言語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語動作知隱匿事遇武當孫坦先生曰羅浮山黃野人五代時惠州刺史棄官學道宜

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緣藤上厓見野人踞坐拜而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道人自此能食生肉紹興末詔封達真先生勵又度蘇庠成僊至宋末猶存人多見之者

陳代仁連州人也孝養二親鬻薪以給一日遇道士於養父嶺奕代仁侍道士賜殘桃一曰汝孝養通靈與一合封識甚固令作肆市卦休咎百中山下置小祠山頂有僊翁壇相去十里每日兩處鍾鳴皆代仁自擊後棲白鶴山不知所終

暨濟物字子虛隨玉清觀朱法師入太滌山精思院荆垂象樓三間積書千卷以著述爲事每講貫玄學聞者歎服錢氏王吳越欲爲賜度弟子對曰樂靜久矣不願有之每語人云吾不久往羅浮石樓矣一旦不知所之

宋雷隱翁名本桂州人少磊落不群旣長業進士再試不第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謂其癡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後遠遊不知所之宋元祐中有命使羅浮見本嘯傲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乃知其僊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隱清遠峽山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以儂寇之難推恩三廣進士曾預禮部試者皆

特試昌期因此得官初爲橫州未定縣尉以事去遂  
不復仕獨與一童來廣州日放曠山水間嘉祐庚子  
至惠州值同年曲江胡濟爲海豐令往之遊從甚久  
或接酒盃則爲嬉戲小術悅其座人嘗結紙爲數紐  
覆之以器因叱之其器遂動徐啓其覆即化爲鼠矣  
飼之以食咀嚼如真鼠焉既又叱之還覆以器而其  
紙結如舊平時好歌安公子曲濟戲之曰安公子唱  
安公子昌期應聲曰虞美人歌虞美人其辯捷類此  
間自山採藥還取葉食之既而吐示於人其津膠葉  
如膏人或與之處則多見其通夕不寢復指其童謂

人曰莫笑此童他日吾與偕隱矣其後治平乙巳携  
此童來中宿峽山廣慶寺自言其爵里姓名又謂寺  
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與俱往數日  
不返寺僧意其爲虎豹所食率僕夫求之莫知所在  
惟石室間有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  
爲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  
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前橫州未定縣尉安昌期筆  
然後知其得道也曲江守張昂爲傳其事

藍喬字子升龍川人母陳氏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  
夢一僊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

能爲詩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  
學道必爲神僊喬曰將相不足爲廼所願則輕舉爾  
自是求道書讀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  
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及者念母故也瓢出  
卍一粒愧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  
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噓治所成毋實用之兒不  
歸矣潮人吳復古遇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  
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噉爾自擲於河吳注目  
以視時有瓜皮浮出齧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  
邱則已酣寢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

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  
鶉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足底令人曳  
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僊人也由  
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  
紙盡足浮風雲翛翛躡而上昇僊鶴成群自南來望  
之隱然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  
天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  
之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知其來去云

崔羽號紫霞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學道宋高  
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頰方瞳

舉止朴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中所  
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遇設醮上清觀禮畢命酌西  
室酬酢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  
于此既徹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  
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  
識之者於榴花渡見其東歸

石泰字得之常州人號杏林子又曰翠玄子初紫陽  
學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韁解鎖者當以  
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以事坐黥竄經邠會  
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肆泰適肆中既揖而坐見邀

同席問其故俱以告泰泰念曰邠守故人也 有因緣  
可免紫陽懇請泰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  
此恩不報豈人也哉予平生學道無所得聞今以冊  
法傳於子泰拜謝受之苦志脩煉道成作還元篇行  
於世壽一百二十七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  
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於羅浮山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龍籙桶為生浮湛  
俗間人無知者作盤龍籙桶頌言下超悟後得太乙  
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太雷琅書於黎  
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楠捨土付之病輒愈故人呼

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  
嘗用雷符以殺狐厭或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鷄衣  
百結塵垢滿身終日爛醉莫測所如然濟人利物有  
不可掩者間之蒼梧遇旱人憂暵死楠執鐵鞭下淵  
潭驅龍起湏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爲  
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楠浮笠而  
濟行欽管道上遇群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益散復蘇  
遊長沙衝突節帥執拘送邕州數夕又回長沙矣中  
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  
楠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嘉定中在漳

州梁山與一籬桶老子倚角入水而逝其籬桶老子  
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蓋水解也是日  
有葛縣尉在寧鄉縣見之所著翠虛妙悟集行于世  
弟子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尤知名

白玉蟾字如晦本葛長庚變易姓名世爲閩人以祖  
任瓊州之日而生自號海瓊子幼舉童子長遊方外  
得翠虛陳泥丸之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  
就也翠虛解化于臨漳乃往還羅浮霍童武夷龍虎  
天台金華九日諸山髮頭跣足一衲敝甚而神清氣  
爽與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



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  
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  
就工畫者不能及授上清籙行諸階法攝都天大雷  
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腰間祈禳輒有異應常遊西湖  
至暮墮水舟人甚驚尋之不見達旦已在水上後至  
臨江慧月寺之江月亭飲酣袖出詩與諸從遊因躍  
身江流中衆呼舟人援溺王蟾出水面搥手止之而  
沒洪都之人謂已水解矣是月又見於融州老君洞  
竟莫知所終嘗與弟子彭耜張湛然鄭孺往來羅浮  
孺所撰有羅浮山志

元虞集白玉蟾像詩日出扶桑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

劔氣衝牛斗知是吹簫詠碧桃

朱橘號翠陽安慶人母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  
而有娠十五月母常慮焉一日遇道人於門手持一  
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  
氏曰吾鞠君子也移時橘生因以名之橘聰慧有志  
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因往  
惠之博羅遇道士手持一橘狀若風狂且行且歌橘  
隨拜之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  
以姓名告乃悟昔事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心  
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

廣雅

卷

三

起故古僊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  
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  
真之妙道也搗恍然自失道人乃指前山一大石約  
以明日早至橋一再往道人已先往日子來何遲橋  
愧謝而退夜半遂往道人日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  
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  
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付之橋遵其教入皖公  
脩煉道成還惠三載坐化於旅館中明日復蘇越數  
日謂鄉人陳六曰吾當立化於縣前陳從其言用坭  
塑之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狼吏執箠鞭之惟見堆坭  
墮地而已衆方知其尸解時淳祐六年十一月十三  
日也

妙明真人吳氏本句容士人女寓杭幼遇異人得訣  
脩煉不食雖水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館之以  
禮蔡京贈之詩有姑射神僊猶飲露龜臺王母未忘  
桃之句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  
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去纔經浹旬即有金人之禍  
真人肌膚明秀語論皆歷歷可聽未嘗觀書質以古  
今無不知者後隱羅浮

九僊女仁化人宋韓氏十女九女在巾子峯古巖脩

道皆得僊去迨今水旱禱之輒應

本朝簡雲顛者不知何許人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驅役百鬼與人遊蒲澗病日色太炎謂曰卿無苦吾能令雲師張傘護卿即瞑目爲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疑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以旱請禱雨則爲壇箕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簡師汝何以贈我則曰贈以雷公何如因以指畫其掌使緊握曰望某方放之如其言則震雷轟然矣廣城北二里有一女病魅簡視之老龜作祟爾因曰昨遇一蕃蠻侮我當使此蠻奴捉之即呼叱四指須臾一蕃人擁陰颺踰垣而入手持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昏仆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儻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而龜已死其魅遂絕

李宗本字孝思新會人領景泰丙子鄉貢仕南昌府學教授遊鐵柱宮遇一商人丰度如僊言動簡默問其姓名曰我司馬言也避宦官出直口因授以服食之法乃容成公術也宗本自是老而不衰後爲國子博士還居南昌其子琳婚于寧藩每憶商人之言謂已卯有災使琳遠避琳不能從宗本年逾八十先沒及期宸濠果反琳遂及禍或曰商人所言乃許時中

三字也

周思仁字愛鄉自稱一岳山人本瓊山庠生精於易學常居書舍有異人敝服垢面就思仁丐食數來稍暱近之一日欲求宿館中思仁無難色至中夜其人忽形神爽變衣服珍麗召思仁謂曰吾僊人也感子相遇甚厚今有異術當授汝然未可以語僊道也因取樹葉畫字示之云豫日上天君須記比年入室君自吉未濟始到坎離宮既濟乾坤為侶終且戒之云吾去慎勿追不聽吾言則有禍言畢出門其行如飛思仁追之杲然踣而返因潛脩其術遂能前知休咎

以符呪治人疾病輒愈或令人取襍物為丸入口皆成香氣或以簪珥化為虫蛇蠕動如生大率類介象軒轅集云嘉靖丙辰來遊省城人爭求識之坐不可解倏有大盜集人衣領衆乃散去歸瓊山一年竟卒能逆知死期或謂思仁曾於族人郎中世昭者得異書讀之遂盡其法然為人謹愿似非欲售其術者年僅五十餘豈異人所謂未可以語僊道耶

晉二藏法師曇摩剎賓國僧也安帝隆安間至廣於城西虞翻苑創梵刹曰王園寺宋末初間有梵僧末那跋陀羅二藏飛錫至此觀茲地之勝復依寺右創

戒壇立制止道場懺曰後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即  
宋咸淳中所建大鑿殿也至唐神龍元年宗印土三  
藏法師般刺蜜諦復至寺譯大佛頂首萬行楞嚴經  
一部十卷烏菴國法師彌迦釋迦譯語羅浮山南樓  
寺沙門懷迪譯菩提戒唐相房融筆受之寺今爲光  
孝寺楞嚴經即佛家所持誦者其傳寔始自嶺南云  
支法防沙門也哀帝時人同袁宏登羅浮山訪單道  
開石室見其形骸如生燈火瓦器存焉又有迦摩羅  
者梵僧也太康二年自西竺來於城中建三歸王  
仁二寺今其故址猶存

宋杯渡禪師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人因日之初  
在蕘州不脩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於特寄宿  
一家家有一金像杯渡竊而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杯  
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  
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  
時可年四十許有齊諧者其妻胡氏病衆醫不愈後  
請僧設齋有僧勤迎杯渡渡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  
伏禮爲師因作傳記其神異元嘉三年九月辭諧東  
行至赤山湖托病而死諧接屍還葬覆舟山至五年  
三月杯渡復來齊諧家衆皆驚異須臾門外有一僧

喚渡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此間來也齊諧等拜送慙慙於是絕跡不至出神僧傳舊志云渡嘗以杯渡海憇瀕屯門山後人因名曰杯渡山復駐錫靈渡山山有寺亦名靈渡廣帥蔣之奇云元嘉中杯渡嘗來赴齊諧家便辭去云貧道去交廣之間予是以知杯渡至此不誣有詩并序刻于山巔乾和中靖海都巡檢命工鐫其像於杯渡山

梁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普通間入南海止王園寺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傳達磨齋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謁武帝帝問

以有爲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今廣州城北悟性寺井其鉅相傳以

爲達摩所穿云

天順中有道人銘達磨井泉云水由天生心由水悟惟天與水皆以性故

智藥禪師天竺國僧也梁武帝天監元年自其國持菩提樹航海而來植于王園寺戒壇之前至漢上尋流上至韶州曹溪水口聞水香鞠而嘗之曰此迦上流別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寶林乃預記一百七十年後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至唐六祖傳衣鉢于曹溪之上果符其說即南華是也嘗開月華寺往羅

浮創寶積寺後來韶又開檀特寺靈鷲寺神異莫測  
朝遊羅浮暮歸檀特普通六年於羅浮受龍王請入  
海演法不復返將去時剪爪髮付弟子善普塑像永  
鎮檀特

景泰禪師頭陀僧也不知何許人初羅浮未有僧大  
同中師始駐錫誅茅為庵於小石樓下居焉師甚有  
功行善為偈頌頗有道術役使鬼物當居山頂池上  
池有蔬葉師曰此泉當與人境通因書偈投於水偈  
出廣州王氏池中因捨其地為寺號曰王園寺廣州  
刺史蕭譽每召與語朝遊南海暮宿羅浮時謂聖僧

始至山中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卓錫  
于地泉湧數尺流汲不竭人號為卓錫泉譽因建寺  
於庵所題曰南樓寺師嘗說法有龍來聽人號其處  
為龍王坑又於阿耨池東建塔曰凌雲又造阿耨王  
塔二十二所師嘗引虎豹以負瓶鉢入定而逝又大  
同中有曇裕者內道場沙門也武帝謂釋迦有真舍  
利八萬四千散在群方遣師東來求之盡得其寶重  
載而歸師願居此刹有詔許焉仍分舍利造塔貯之  
又有愷法師居韶州亦名僧也

梁江摠經始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詩

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絕徑深  
輕飛入定影落照有踈陰不見投雲狀空留折桂心

貞俊禪師本住舒州上元延祚寺梁普通中清遠峽  
山有二神人化爲遊方居士夜叩禪師寢曰峽據清  
遠上遊吾欲建一道場定立勝槩師居之乎師諾之  
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啓戶寺已徙置峽山師乃語偈  
曰此殿飛來安不回去忽聞空中有人應曰動不如  
靜郡邑上其事賜寺額曰至德又有金剛僊者西域  
僧也唐開成中來居峽山寺善梵呪囚鬼魅縛蛟螭  
振錫一聲召雷立震

隋僧璨者不知何許人即三祖也常往來司空山久  
無識之者開皇十二年壬子遇沙彌道信禮璨曰誰

縛女曰無人曰何更求解脫乎道信大悟作偈曰花  
種元因地因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亦無生槩  
優游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合掌而逝唐代宗賜璨謚  
鏡智禪師惠越禪師開皇中人有戒行雲遊至羅浮  
常居山引虎枕其膝後人以其所居爲伏虎巖

唐慧能姓盧氏新州人少孤貧流移南海鬻薪供母  
年二十四聞人誦金剛經有省乃往黃梅參五祖忍  
大師忍使充薪米之役一日會衆傳法弟子神秀爲  
偈書壁間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能不識字聞人誦之乃爲偈請人書其



側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忍見之遂傳法於能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言下大悟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  
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  
搖何期自性能生萬物忍即以達摩所傳衣鉢授之  
且曰汝旣傳此命如懸絲可速去恐人害汝因送之  
九江驛令上船曰合是吾渡汝能謂曰迷時師度悟  
了自度忍曰如是如是今佛法由汝大行矣南行度  
庾嶺果有惡僧欲奪之者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  
師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

議語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印  
宗聞之悚然知其能也遂邀入室執弟子禮請衣鉢  
出示告于衆曰此肉身菩薩也因爲立戒壇薙髮爲  
僧時儀鳳元年正月十五日也又十六年居曹溪寶  
林寺爲人師往來叅禮者常數千人武后中宗降勅  
徵之能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以供養  
常嘆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  
如無爲之運無碍之慈弘濟四主大庇三有先天二  
年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至八月三日奄  
然而化有異香滿室白虹屬地之祥門人以香泥塑

其身置諸塔曰靈照之塔其說布天下凡言禪皆本  
曹溪大鑒云有金剛經解于世初能說法時南海僧  
志道往叅之請曰學人覽涅槃經十餘年未明大意  
能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  
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能反覆開釋又為之偈有曰  
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相用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  
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志道遂有所得其所說皆此  
類也見世所傳六祖壇經宋之問自衡陽至韶州謁  
能禪師請居寢炎壑孤帆

森不繫別家萬里餘流日三春際猿啼山館曉虹飲  
江阜霽湘岸竹泉幽澗空石閣閑嶺嶂窮攀越風濤  
極沿濟吾師在韶陽飲此得躬詣洗賓慮空寂香焚  
結精誓願以有漏軀聿薰無生惠物用益冲曠心源  
日閑細伊我獲此途希道迴晚計宗師信捨法擯落  
文史藝坐禪羅浮中詩異南海喬何辭禦魑魅自可  
乘炎癘迴首望舊鄉雲林浩麝後有微公者居寺中  
蔽不作別離苦歸期多年歲  
頗能知佛法唐釋貫休贈韶陽微公曲江晴影石千  
株吾子思歸夢斷初有信北來山疊疊  
無言南去雨踈踈祖師門接園林路丞相家同  
并邑居閑野老身留得否相招都是秀才書  
休咎禪師姓梁氏新興人唐武后時遊羅浮山乾和  
中節度使李復初迎師至扶胥鎮夜憇南海廟有青  
衣童子曰此鎮海將軍廟也師何以至此師曰欲見  
王耳童曰王暫遊海師少待三鼓雷電風雨飛走沙

石湏吏止息天地豁明使者廷立王歸謁既王曰適  
暫遊缺於迓迎師曰擬欲王捨此廟爲伽藍王曰天  
遣鎮此歲多烹宰無時非駐錫地當爲別擇言竟辭  
去五鼓還謂師曰此去五里以楮紙鎮四隅者是已  
比明師至其地遂建庵以居師語王曰切聞王性嚴  
急舟楫遇風溺覆者衆願王勿爲郎受三歸五戒王  
喜留住海光寺卒賜謚休咎大師

道廣郴州人姓朱氏隋初武水西有僧舍曰仁壽臺  
群丐所居廣師駐錫于此日持盂丐飯以歸名和羅  
飯先飼貧病諸丐後噉其餘久而不倦唐天寶元年

此地大旱苗稼枯槁師嘆曰吾食於人得不同病遂  
往城東湏武二水會處鋪坐具合掌而坐沿流至官  
灘田泊于岸謂人曰雨將至矣郡人迎擁歸院乃見  
庭前井中霧氣勃起有黑龍騰驤而上湏吏陰雲滿  
空霖雨滂沛天寶二年坐逝異香滿室乃奉遺體飾  
以香泥入龕南溪白龍元年改寺名光運賜號寂通  
證誓大師水旱祈禱輒應

惠照者潮州僧大顛藥山皆師事之潮之西山即其  
所棲處蓋曹溪之派也余靖有慧照大師詩云已向  
南宗悟猶於外學精士林傳寺法僧國主詩盟初地

形容古彌天語論清因君支遁輩徒擅養鷹名  
圓覺者羅浮僧也唐大曆間人撫州有僧曰惠欽者  
建寶應寺律藏院戒壇奏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圓  
覺與焉見撫州刺史顏真卿所爲記又有銳通二僧  
者與于邵爲友邵送銳上人遊羅浮山序云銳公天  
縱明慧學究多聞誦詩三百而言思無邪閱部十二  
而心義自了寄文章爲語默任施捨而行藏內修爲  
律壇外習爲秘苑前年自瀟湘登桂嶺大人君子延  
方丈之室與論實相下士齊人奉次第之食爲說皆  
空習靜而外嘗憶浮山是蓬萊一島浮來與羅峯合

秀璇房瓊臺七十有二松閣石樓千百其數麻姑舞  
鳳之地葛僊蟬蛻之所將欲導殊勝廣異聞銳公此  
行天下莫二矣十月良日晴天愛景密葉彌茂繁花  
不寒群山壁立而合沓百壑長江海連而澎湃萬狀  
搜竒索異可駐行舟懷哉勝遊不愧相送迨春之水  
泮期於荆峴之間乎送通上人至南海便赴上都序  
云通公釋公之秀者也生本達節出修梵行表之以  
威儀文之以外教始具戒於衡山之下瀟湘之間掌  
以律人法雖可往而相不可往是以杖飛錫入五嶺  
將遠舉於羅浮尋跡於現靈扁舟而南溟漲茫茫要

荒積阻動千萬里歲月不之計岐路不之悲曠哉釋  
子不可得而攀也又唐有譚公道者歸善人居九龍  
山脩行不記歲月每杖屨出山虎即隨之歿有徵應  
古傳黃公粵呪能伏虎豈有斯術耶

大顛姓楊氏生而神異齟齬時依止照惠元和間得  
法希遷羅浮旋歸潮陽立禪院於雲山出入猛虎爲  
隨手植荔枝千餘株以銅壺灌之皆遍韓愈貶潮時  
召至州郭留十數日謂其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  
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無滯礙以爲難得  
因與往來及祭神來海上遂造其廬及去留衣服與  
別長慶中跌坐而逝至道中有發其槭觀之了無一  
物惟明鏡而已

黃雲元禪師者僧一行弟子也一行嘗至新會圭峯  
結庵居之弟子從者五百餘人元爲座首初開堂以  
手撫禪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邪如尚不識看老  
僧升堂拈出乃曰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曰觸  
目未曾無臨機道甚麼於是多有悟者

石頭和尚高要人姓陳氏名希僊六祖弟子嘗參清  
源山思和尚唐天寶中之衡山南嶽寺寺東有石狀  
如臺師乃結庵於上號石頭和尚門人問曹溪音旨

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  
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  
土師曰誰人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  
汝所著有參同契至元中化去壽九十有一建塔于  
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希遷之後有祖泰者姓容  
氏亦高要人性質純厚自童稚時不喜葷酒年十二  
出家住四會之華嚴寺寔靈源法嗣臨濟正派云  
元慧者嘗居連州寺韓愈時為陽山令重其戒操贈  
詩云前年往羅浮步屐南海濬大哉陽德盛榮茂恒  
留春鵬騫墮長翮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

城闌日携青雲客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群官請  
徒頻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貧時吏部員外郎王仲  
舒貶連州司戶參軍甚敬愛之日與之遊稱為慧師  
一統志有

慧元姓倪氏潮州人嘗至京師有法嚴圓明法師者  
見而異之臨終升座說偈云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  
南北孰為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疑  
即元慧也

惟儼澧州藥山釋也生南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未  
嘗處群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

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  
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於衡岳希琛釋禮儀矩動如  
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  
細行於衣巾耶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憇三峽遊九江  
貞元初還憇藥山李翱刺朗州嘗從之遊其所著復  
性三書或以爲多其宗旨唐紳銘之曰曹溪實歸般  
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返照

簡師不知何許人爲僧吉州聞韓愈諫迎佛骨得罪  
貶潮陽謂人曰大士涅槃示寂豈以形骸爲哉侍郎  
關之誠是也吾不憚瘴癘願往見之求皇甫湜作序

贈之世稱其無碍云

皇甫湜吉州送簡師序鳳羽而  
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

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帥雖佛名而儒其行  
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  
矣不猶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數彘倫  
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  
潮浮圖之徒歡快以排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  
適潮不顧蛇山鱗水萬里之嶮瘁若將朝得進拜而  
夕死可者嗚呼悲夫  
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惠朗曲江人姓歐陽氏年十三出家二十於岳寺受  
戒既往江西謁馬祖得佛無知見之說復還南岳侍  
石頭時有同名朗者故以招提朗別之石頭沒將遊  
羅浮至都渚曰茲地清氣盤鬱足以棲神遂居之禪  
流風至其門人劉軻嘗爲之碑又有和安通禪師者

受業婺州雙林寺因禮佛有悟乃往叅馬祖至江西而馬祖已圓寂乃謁方丈遂有所悟歸南者姓黃氏新會文章人生唐開成四年性慧知術數幼牧牛時遇旱語父老曰能以角黍相惠乎如其言果雨自是叩以禍福其應如響因以僊童呼之長益精脩禪行前知萬事中和九年重九日指道北大報山謂其兄斗南曰能從我登高乎既往則削髮跌坐而化里人遂即其地祠之宋有立僊者歸南同里人生紹定中少好善果淳祐端午跌坐而化鄉人飾其像奉之祈禱無不感應

惠寂保昌人姓葉氏九歲出家往曹溪從真藏聽維摩經又往吉州孝義寺禮性空和尚曰吾非汝師新淦耽源山有老宿名真應汝可往彼寂如其言耽源曰祖師臨滅時謂老僧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來大興此教今付與汝後往洪州觀音寺一日有異僧在前禮拜曰本來東土禮文殊今日却見小釋迦出門騰空而去因號曰小釋迦會昌元年至袁州仰山結庵居焉忽風雷暴作山上神祠巨松皆移向赭田山下三十里桂陽契公常來扣訪與之對跌而已尋遊西蜀往返旬日人皆異之咸通五年賜號



知宗太師僧無可送契公自桂陽赴南海詩南行登嶺首與俗洗煩埃落罷孤舟發禪移積瘴  
開中餐湘鳥下朝講海人來莫便將經卷炎方去不  
迴○張鑣送南海惠寂僧遊罽詩真修絕故鄉一衲  
度暄涼此世能先覺他生豈在忘定中船過海臘後  
路沿湘野迴鴉隨笠山深虎背囊瀑流垂石室蘿蔓  
蓋銅梁却後何年  
會西方有上方

雲門文偃姓張氏蘇州人傳法于雪峯義存機鋒峻  
潔應答每以一字修行雲門時雖分裂而禪流輻輳  
叅請罔憚艱阻大寶中一日疊足而化蓋自六祖分  
為二派曰清原思曰南嶽讓至此又播五派曰臨濟  
曰滂仰曰洞曹曰法眼曰雲門而偃派為最盛當時  
得法在韶者有白雲志祥雙峯竟欽披雲智寂舜峯

韶登白雲門温山滿凡十餘人其相繼住雲門者曰  
寶日照曰爽皆有名於韶為得法眼者云

惠懿河北人姓陳氏咸通初乘虎入仁化駐錫大雲  
寺後亦坐化有聖師塔者蓋惠立而人號之也其徒

匡緒居廣州王園寺頗能變幻為時俗所重曹松廣州

緒法師口宣微密不思議不是除貪郎誠凝祗待外  
方緣了日爭看內數詔來時周迴海樹侵階疾迢迢  
江湖應井遲必竟懶過高  
座寺未能全讓法雲師

慚愧祖師姓潘氏名了拳閩人解法悟道行雨露間  
弗濡咸通間脩行程鄉陰那山臨沒設偈趺坐而化  
鄉人即庵為室祀之嘗遊大埔耕牧數年於田中鑿

清泉一脉因建一小堂號龍泉庵祈禱常應人有疾者或求泉療焉

五代贊聖禪師姓盧氏名道倫新興人童時削髮遊韶州雲門山事洪智大師得悟入肯後至新州居龍境山法相禪院坐化其徒并縣人塔而瘞之踰三年塔忽自裂光明皎然啓塔出之金剛色凝自若偽劉贈洪直廣福贊聖大師

白雲實性姓陳氏名志岸封州人雲門嫡嗣偽劉主嘗延之實性開山建刹名白雲余靖稱爲非獨翫雲霧之客同禽魚之樂蓋將晚出聲利人杳靄湛如大

靈也性之修曰志文曰契本曰達真曰妙光曰惠龍五世皆傳燈具眼云

聰公者新州人姓譚氏生南漢時自幼嗜佛往南華叅禮六祖遂爲沙彌持戒律甚肅忽一日夢祖師語曰今夜三更吾當有難汝能救我乎其夜寺火焚至塔殿乃祖師圓寂之處寺僧移之弗動惟聰昇出山門衆大驚異嘗欲航海往補陀落伽山夜夢祖師云我昔有難荷汝護持汝今南行當爲汝說逢東則住逢林則止又曰早結菩提緣能救衆生苦聰密記夢中語遂止清遠東林寺日往寺之西採蘆葦造筏凡

數百維於江滸邑人怪之踰旬有寇暴起入境邑人  
賴筏渡于南岸得免寇退人競以金帛酌之而聰已  
於竹林中坐逝矣寺僧以香泥塑其身奉之

宋惠林姓鄧氏曲江人少學儒喜談王伯既而誦梵  
經披剃遊方以詩鳴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爲文章僧  
叅洞山自寶密受心印南還結白蓮庵余靖爲之題  
云掩室昔宴居冥心遺萬化齒齒本無染紛華共高  
謝夜禪衫月落晨齋度鳥下棟間氣雲浮地面秋香  
詫演法辭故棲幽蹤真寒野蠟疑此同遊願結宗雷  
社後住月華寺同邑有邵思和尚者姓李氏嘗遊天

台衡岳後見洞山得悟入之要二僧皆與余靖爲友  
且爲銘其壽塔同時有龍光曉空建封靈樹伏坑理  
皎皆名僧其派寔本自曹溪云

賓公道者增城之香圃塘人少出家宋皇祐間坐化  
始削髮于明山寺遍身瘡疥垢木敝服主僧病其不  
潔每赴齋輒留于寺及至齋所賓已在坐矣寺去  
母家隔一江往來視養寒暑不輒母疾往府城市藥  
每不竟日而至其神異多類此人遂呼聖者悟人不  
知何宗徃往沙門上禪偶坐殊不擇地嘗坐郭北新  
橋是夕潦沒梁柱黎明人視之無濡衣間坐于韓村

之譚家主婦嘔罵故去忽一日坐脫于瑞山石上主  
僧率其徒請復寺舉之不動遂龕而飾之以從焉里  
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驗紹興中姚孝資臨縣遇旱  
乃躬禱之甘雨隨注長有厲民者禱不雨強輿舟中  
欲致之邑中流舟溺失所晚復出于寺前之淵邑人  
又蒙其施請聞于朝乞封號於是守令以事聞朝委  
高要主簿方士璜覆審覈實慶元四年八月勅特賜  
德施廟額至今存焉李肖龍曰釋門曰出家曰棄俗  
使之恣然骨肉漠然於胞與哉思憂衆生佛之心也  
余觀賓聖者恃估其師矣其業業致其孝於其親而  
拳拳私其福於鄉夫庸人孺子未識儒道爲何物便  
喜罵佛余曰莊公之誓毋何勇之陵駕卿視此得毋

愧死乎

道隆海陽人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璉禪師至和初  
遊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對上  
悅有旨館大相國寺王公貴人爭見之因進偈上覽  
賜以紫方袍號圓明大師又有僧法雲事見錦石巖  
重辯南華寺僧也蘇軾謫惠時遊南華寺辯延館加  
厚又請書柳碑軾至惠以桄榔杖寄之比從南海還  
則辯已寂久矣問其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  
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  
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

鮮芳衆乃大服軾曰辯視身爲何物棄之陀林以飼  
烏烏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辯者欲以化服同異  
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弟子可興  
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明公即師寵嘗以四  
偈示軾軾荅其一云宿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  
三禪今著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僊又有珪首  
座者受請爲龍光山長軾過求大竹作肩輿留一偈  
云斫得龍光兩竹竿持歸嶺北南人看竹中一滴曹  
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軾喜禪學故所至縉流皆樂  
與之遊如此

潘冕者南海人陽狂不測人謂之潘顛冕常與京師  
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冕日光佛也蜀人有趙棠者  
寓南海仕爲幕職棄去從冕遊冕以爲盡得我道冕  
旣隱去不知其所終而棠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  
升蘇軾與棠子昶遊得其舍利四十八粒冕與棠異  
迹極多張安道作棠墓誌具載其事

僧和靖臨高人生靖康丙午少慕道往儋之松林嶺  
修行殮松飮露又往凌霄福地面壁六年淳熙丙午  
冬功成騰化錫命有南天白衣慈父之號鄉人陳道  
源塑其蛻骨結庵事之時龍門村有葉牧童者嘗覩

廣通志卷之四  
名一  
語  
靖果符姓兄弟五人及松林有婦人常供花果卉服  
俱解化去

善清保昌人姓何氏八歲出家得法於黃龍寶覺禪  
師祖心閑居草堂學者咸以草堂目之建炎庚戌江  
西亂所至焚劫而分宜猶甚善清避之群盜環繞山  
谷首者曰必欲見黃龍長老善清聞之遂出首者謝  
口本來皈禮不意輒毀寺宇某之罪也善清曰寺之  
興廢數也勿復念因與欵語隨機開論首者悔悟遂  
釋所掠老幼數千人紹興中端坐而化又有生佛者  
姓黃氏紹興二年修行成道坐洪崖山頂不火食數

月化巖下

大慧禪師原住杭州徑山寺特金使奉千手千眼金  
觀音來慶高宗壽旨令徑山寺安奉大慧出迎口頌  
一絕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有太  
平無一事何須拈動許多般金使大慙後因談釋空  
語忤秦相檜貶梅州安置寓西巖寺

僧琮遂溪人姓孫氏居湖光巖超然拔俗足跡不到  
城市聞丞相李綱以謫官至杖錫來謁時官僚欲見  
之即飄然而去綱以詩及布贈之云萬里謫居來海  
嶠眼中衲子見絕少方袍圓領動成群與俗不同祇

其表琮師乃是雷陽人徧歷叢林參學飽歸來卜築  
瘴海濱十里湖光巖峒小深居不復即城市宴坐惟  
知侶猿鳥惠然顧我意良勤野鶴孤雲自輕嶠風姿  
已舍蔬笋氣語論更將藤葛繞黃茆深處見篁筠使  
我困箱欲傾倒爲君聊復變幽棲訪舊終須乘漭渺  
煩師飛舄過天台爲問了公何法了後綱召還琮追  
送至城月驛復成兩絕云衲子來叅去不辭更勞飛  
鳥遠追隨贈師銀布煩收取更是金蘭付囑時好住  
湖巖攝此心有緣終會有知音梁谿老去孤峯頂月  
白風清難更尋後綱退居天台琮往訪之遂趺化焉

妙應海康縣人報恩寺僧宋嘉定間攻苦食淡晝作  
夜思以利物爲心率其徒五十餘輩行募得錢百萬  
重脩百丈橋

孫道者海陽人宋乾道九年生早喪父鞠于兄年九  
歲嫂命護鷄道者曰雨將至矣嫂曰晴甚安得雨道  
者以竿揚之雨大至漂穀嘗同兄詣府城見人禱雨  
不應曰禱雨易事若以我禱則應否願自焚人告之  
府府命之禱即刻雨降城中水深尺餘淳熙十二年  
於寶峯山巔忽不見勅封靈感風雨聖者歲旱鄉人  
詣山巔禱之即應

黃道姑者新會人女釋也生於皇祐其父母富而無子惟道姑承業性少慧因有所感遂不適人工紡績買田萬頃施于廣之光孝韶之南華及開元東禪西禪仁王龍興諸寺而光孝尤多紹興元年卒年八十三光孝僧爲立祠墓左即圓明庄聚寶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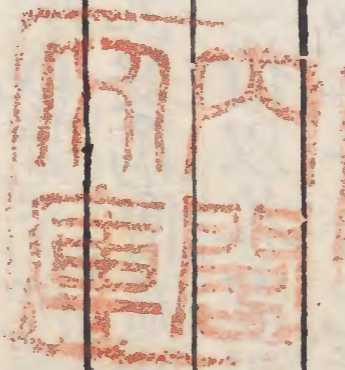
元僧月林元澄邁人自幼穎悟入山苦行脩習住持普明寺文宗皇帝潛邸時賜金楮幣甚夥未嘗私用悉留寺帑年五十涅槃作偈曰昔不曾生今何曾滅月過長空清光皎潔趺坐而焚時有五色舍利觀者喜愕

本朝僧曇謨南海人幼聰敏嘗爲儒涉獵經史壯見元季學校漸弛遂束書遊名山以廣觀覽至杭遊徑山寺因叅元叟和尚始悟覺宗遂祝髮爲僧遍歷大方詣補陀巖獲觀音現相即然二指以荅靈祝登峨眉山拜普賢現身復然二指洪武三年居光孝禪寺因號六指僧

素金蟾號西川東筦人少不娶從白沙先生遊以詩荅先生云獨坐桂花邊清香杳杳燃夜深山寂寂明月滿西川久之棄去披髮兩肩獨居一室不與人交接又常跣足冬夏惟單衣卧榻蛛蝥塵積僅能容身



廣東通志卷第六十四  
夕  
三  
人與之食則食不與亦不索也道遇婦女未嘗轉盼  
或欲試之以金錢置經行處輒迂步而去縣令孫學  
古詣其廬逼見之瞪目而視人莫測其意年八十餘  
始卒嘗遊廣西寶林寺作詩云寶林之水似曹溪今  
古傳來轉到西自古一花開五葉到頭結果要人爲  
蓋逃於禪者也



廣東通志卷第六十四

